



红岩魂

纪念 11.27 烈士殉难四十五周年

纪念 11·27 烈士殉难 45 周年

红 岩 魂

主 编 钟修文
李畅培
厉 华

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
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 编
《红岩春秋》杂志社

责任编辑:孙丹年

封面设计:陈永进

重庆市现代彩色书报印刷厂

渝内准(94)152

定价:3.30元

血与火写成的历史

——军统重庆集中营大屠杀纪实

成 雷

星移斗转，寒来暑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已经 40 多年了。在这超过一代人的岁月里，共和国的历史史册上，有过多少欢乐的庆典，更有多少不能忘却的往事。

40 多年前，重庆刚获得解放，立即有数以千计的人民解放军、地下党员涌到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下。这里，大地浸透了鲜血，几百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正被人们一一辨认，装殓……

焦烟缭绕，尸横遍地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今天，当我们回溯发生在“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”集中营里那一幕幕血与火交织的情景时，阵阵腥风血雨，烈士的呐喊抗争，仿佛汹涌澎湃的浪头，迎面扑来……

一、杨虎城刚踏进会客室，两把匕首刺进了他的心脏……

1949 年 9 月 6 日，一辆军用大卡车沿黔渝公路向重庆急驶面来。

驾驶室里，坐着一位身材高大魁伟，长着很长胡须，头戴呢帽，身穿黄色条纹内衣，蓝裤，双鼻梁鞋的老人。22 时左右，汽车来到重庆长江南岸的海棠溪渡口。

夜晚，静谧的江面上弥漫着轻纱似的薄雾，江对岸闪烁着无数灯火。或许是长途乘车使人疲倦吧，等候过江轮渡时，老人慢慢从驾驶室站起身，活动活动手脚，默默凝眸注视着万家灯火的山城重庆。

这位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的老人。就是名震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发动者之一，原国民党 17 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。

杨虎城与张学良联合发动“西安事变”，促成了 10 年内战的最后结束，有功于国家民族。但蒋介石对其耿耿于怀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1937 年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，芦沟桥事变后，他置个人安危不顾，于同年 11 月由法国归来。然而迎接他的，却是特务的秘密逮捕及辗转各地达 12 年之久的囚禁。

1949 年春，蒋介石下野，李宗仁上台后提出释放张学良、杨虎城（其实张学良早已押往台湾）。蒋介石不但置之不理，反而密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，将杨虎城由重庆押往贵阳。

同年 8 月底，蒋介石乘飞机抵达重庆，立即指示毛人凤筹划杀害杨虎城，得令后，毛人凤专门召开秘密会议，研究屠杀地点及方式，并决定由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出面去贵阳，诡称蒋总裁在重庆要接见杨虎城，把他送往台湾。当杨虎城答应与周一道返渝之后，周即密电毛人凤作好准备。

9 月 6 日 15 时左右，毛人凤偕徐远举（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行轅二处处长）乘车赶到位于军统集中营的毛人凤公馆，对选定的刽子手做了最后布置。为确保汽车深夜过江，徐远举专门拿出一张名片，交白公馆看守员杨钦典到海棠溪渡口交涉。

晚 20 时，由贵州过来的周养浩乘一辆小汽车，先行到达海棠溪过江。22 时左右，第二辆车也到达江边。车上除杨虎城父子外，尚有特务队长张鹤及全副武装的队员 10 余人，这便是我们先前见到的一幕。

过得江去，汽车到达集中营戴公祠停车场，已是 23 时左右了。特务告诉杨虎城，要他在会客室暂住两天，等候飞机到台湾。

戴公祠会客室，建在松林坡半山腰上。这幢孤立的平房隐设在树荫深处，一到夜间就显得阴森、莫测、恐怖。

在特务的“搀扶”下，杨虎城顺着石梯向客室走来。身后，儿子杨拯中捧着母亲谢葆真（已于1947年2月被军统特务毒杀于重庆军统集中营杨家山“4.1”医院）的骨灰盒跟在后面。此时的拯中虽不满20岁，但10余年的监狱生活，长期的焦急苦闷和营养不良，使他过早地白了头发，显得十分憔悴苍老。

刚踏进会客室，早已预先埋伏在屋外的凶手王少山、林永昌2人即用匕首猛地刺进走在后面的杨拯中背部。“啊，爸……”，拯中挣扎着惨叫了一声，立即倒地身亡。杨虎城听见儿子惨叫，正转身时，杀人经验丰富的刽子手熊祥、杨进兴迅速从两旁将匕首刺进了他的心脏。杨虎城踉跄挣扎了几下，也倒在地下。

为掩尸灭迹，凶手们马上将杨虎城父子埋入屋侧花台下，盖上泥土，并种上花草。

9月7日凌晨1时，又一部车子到了松林坡。车上的共产党员宋绮云夫妇及其子宋振中（9岁），杨虎城狱中所生女儿杨拯贵（6岁），被押到戴笠警卫室，一进屋就遭到与杨虎城父子同样的命运。凶手把全部尸首埋在室内，并打上三合土。

四周又恢复了沉寂……

二、陈然用反绑的手扯掉背上的死囚标签，愤怒地扔在地上……

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，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尚未解放的地区进军。

西北方面，宝鸡、天水、兰州、宁夏，新疆均告解放。

华中方面，长沙和平解放，人民解放军正向华南进军。

广州不保，国民党政府于10月15日迁重庆。蒋介石亦来渝，主持“非常时期”决策会议，计划在大西南最后顽抗。

时近深秋，凄风苦雨，这是西南蒋管区最黑暗的时刻。妖雾茫茫的重庆城充满了血腥的空气。

“清理积案，准备处理”——密杀令下达。特务们立即忙碌起来。毛

人凤在二处对徐远举作了交待后，徐赓即派西南特区付区长李修凯、科长浦齐伟、二处付处长杨元森、课长雷天元、保密局高级法官毛惕园等人共同签字办理。拟定了公开枪杀 10 人，秘密处决 30 人的方案，均由毛人凤签呈蒋介石批准。

10 月 27 日下午刚吃过夜饭(狱中一天只吃两餐)，一辆大卡车吼叫着开到了白公馆看守所。

“你们两人听着，把衣服换掉，立即进城，徐处长找你们谈话！”看守长杨进兴对陈然(重庆地下党《挺进报》特支书记)和王朴(重庆地下党北区工委宣传委员)阴冷地说。

他们走出牢门时，难友刘国钰脱下身上的大衣递给脸色蜡黄、瘦骨嶙峋的王朴：“你的衣服太薄，把这件大衣披上吧！”

“让他们带上行李行不行？”有难友试探着问。

“不行！”杨进兴瞪大了眼睛。“快走，不要啰唆！”恶狠狠的声音不断地催促。

人们默默地看着陈然和王朴走出白公馆，牢房里留下了他们的行李和囚衣。

第二天，两人没有回来。半夜，一道电筒光闪过，牢门被打开了，响起杨进兴那干涩冷酷的声音：“陈然、王朴的行李在哪儿？快点拿出来！”

“他们不回来了吗？”人们从梦中惊醒。

“转到渣滓洞去了！”仍是冰一样的声音。

真去了渣滓洞吗？牢房里每个人的心中象压着一块石头。

刘国钰一边把家中好不容易才送进来的两只罐头塞进行李，一边又问：“再给他们带点草纸和换洗衣服吧？”

“明天再说！”咔嚓一声，铁门上了锁。

直到第三天，白公馆难友才知道陈然、王朴已在大坪刑场牺牲了。

事情的经过是——在提出陈、王的同时，特务又从渣滓洞看守所提出了兰蒂裕(梁平、大竹工委书记)，楼阅强(华蓥山游击队挺进大队长)，成善谋(重庆地下党电台特支委员)，华健(川康特委委员)，雷震(万县中心县委书记)等人。此外，尚有叛徒蒲华辅、涂孝文、袁儒杰三

人。

10月28日上午，天气阴沉。位于重庆左营街的警备司令部从门口到广场、走廊直至街口，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，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。

8时，五部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载着陈然等10名“政治犯”，从市区老街32号开出，驶进了警备司令部。

戴着雪亮手铐的“政治犯”们从容地下了车，盯了一眼装模作样地坐在案桌旁的“法官”。陈然不禁放声大笑：“哈哈……，要枪毙我们，看看你们自己还能活多久？”

楼阅强上前一步，大声怒斥“法官”说：“人民解放军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们已经胜利了！你们的狗命危在旦夕！”

在如此慷慨激昂的共产党人面前，“法官”慌了手足，连准备讯问的话也忘了，匆匆点名之后，即令将10个人押上囚车。

囚车缓缓驶出警备部大门，围观百姓大批拥到路边。王朴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大声对群众演讲：“我因为革命而被捕，今天牺牲是光荣的，胜利就要来临了！”

“这是最后的斗争……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……”

汽车驶过民生路，七星岗，英雄的歌声一直在响……

汽车驶过观音岩，两路口，这歌声如炸雷般震动着大地……

在大坪刑场上，英雄们挺着胸膛拒不下跪。陈然尽全力挣扎着，用反绑的双手将背上的死囚标签扯下，愤怒地扔在地下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！”他对刽子手大声命令：“从正面向我开枪！”

哒哒哒……

子弹嘶叫着飞向陈然，巨人般的身躯仍倔强地站立着！

哒哒哒……又一排罪恶的子弹射进了只度过26个春秋的陈然宽厚的胸膛……

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，

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。

…

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！

这首体现共产党人亮节高风的诗篇，永远为后人颂扬。

三、江竹筠倒下了，鲜血的血流淌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……

电台岚垭，位于重庆军统集中营西南角一个偏僻的山坳上。

该处原为“中美合作所”军统电台。1946年电台迁移后，此处仅剩几幢土墙平房，大部分已经坍塌，道路亦杂草丛生，无人居住。正因此处的荒凉，被特务选定为一个理想的杀人场。

11月14日，大坪屠杀后的17天。

梆梆梆……

上午9时，急促的梆声突然响起。渣滓洞看守所外面的炭坪上，汽车嘶鸣。同志们心中一紧，又要提人了！

曾作过重庆安生公司经理的何柏梁说：“今天该提我了吧？”

“不，应该我去！我年轻，当过兵。我在九泉给诸位把招待搞好！”门边的张学云幽默地说。

“还是我最合适。”曾担任上川东第七工委书记的刘石泉接上话：“我在华蓥山煮过饭，可以先去为大家把饭煮好，保证满意！”

这时，看守特务提着钥匙，诡称“转移地点”，走进了院坝。

前后三批，先后提出江竹筠（中共下川东工委委员）、李青林（万县中心县委副书记）、陈以文（上川东第一工委委员）、齐亮（重庆地下党北区工委书记）、杨虞裳、唐虚谷（下川东工委委员）、蒋可然（上川东第七工委委员）、陶敬之（下川东工委湖北宜昌特支书记）、张国雄（重庆产业工会常务理事）、吴奉贵（广安县观音阁特支书记）等29人，另从白公馆提出邓兴丰。

离别的时刻到了，被提出的同志换好衣服，与各牢房同志默默地握手，握手……

“再见了，同志们！快胜利了我们先走一步……”，男牢的齐亮穿过走廊时，大声向众人告别。经过女牢门边，他突然站住脚。女牢风门口，他的妻子马秀英含着泪水，伸出双手，隔着铁门紧紧抓住他。马秀英嘴唇颤动。想要说什么又什么也没有说……

门边紧握着的双手分开了，永远地分开了，亲人熟悉的背影慢慢走出了看守所铁门……

“壮别何需低泪眼，伤情切莫锁啼眉。”

送走亲人之后，马秀英昏厥在铁窗前……

女牢的江竹筠听见叫喊自己的姓名时，她首先把默写出来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递给同牢房的黄玉清，然后脱下囚衣，换上自己的阴丹士林布旗袍，外面罩着红色的毛衣。她细心地梳好头发，目光沉毅地同难友告别……

“远处有鸡啼报晓，太阳随黎明来到……”

男牢楼七室唱起了这首题名《天快亮了》的歌，立即引起整个渣滓洞监狱的难友放声齐唱。激昂的歌声，含着热泪的眼睛目送自己的同志从容步上刑车……

黄昏时敌特分批把志士们押往电台岗垭。

走上一条人迹罕至的荒凉小道，江竹筠明白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到了，她把千言万语凝结为一句响亮的口号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打倒反动派！”同行难友一齐高呼。

格格格格……

尚未到达预定的刑场，刽子手们就慌忙射出了罪恶的子弹！

四、刘国钰跨出牢门，大声欢呼：“人民解放了！人民胜利了……”

11月23日夜，一辆小轿车顺成渝公路飞驶到歌乐山金刚坡，刚停下，车内响起女人的挣扎声和被窒息的怒骂声，过了一会儿，几条黑影将一具铐住双手的女尸拖进公路边一废碉堡内，压上石板后匆匆离去。这个被绳索勒杀的女人，就是被关押于渣滓洞的共产党员杨汉秀！

11月24日晚，梅园下边的公路旁，响起了沉闷的枪声。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张醒民、阎继明两人被枪杀后埋在路旁。

一连几天，特务带进一批理发人员，将政治犯都剪成平头，以示死囚特征。

敌特在松林坡，步云桥一带大挖尸坑。

.....

连续的零星屠杀和其他种种迹象表明，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，敌特策划的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正在逼近。

11月1日，人民解放军开始解放西南的作战。入川部队以破竹之势直捣西南首府——重庆。

11月14日，蒋介石带毛人凤急忙由台湾飞渝后，毛即召集徐远举等人，下达了对白公馆、渣滓洞实行大屠杀的命令。徐远举即令二处课长雷天元，科长龙学渊将屠杀名单呈报。11月26日夜毛人凤在枣子岚垭“漱庐”，把经蒋介石批准的名单交徐远举负责执行。

11月27日上午，在行辕二处处长办公室，徐远举召集雷天元、龙学渊、熊祥等布置屠杀方案后，龙2人即率6个刽子手赶到军统集中营五灵观一号，召集白公馆、渣滓洞看守所陆景清、谢旭东、杨进兴、李磊、徐贵林诸人最后商定了屠杀的具体办法。

11月27—28日，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血腥日子。16时左右，白公馆看守所的特务们仿佛突然上足了发条，显得异常紧张，连不该当班的也出动了。牢房铁窗下不时掠过条条人影。正在吃晚饭的难友们立即感到气氛不同往常。

“同志们，这是最后的晚餐了！”楼下平四室的许晓轩从风洞口伸出头，向各牢房高声说道。

“迎接苦难！”各牢房报以有力的回答。

楼上平二室的门被打开了，看守长杨进兴带着看守员杨钦典闯了进来。他脸上露出阴沉的狞笑，对囚禁了12年之久的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说：“周主任请你谈话，马上就go，李副官也一道走！”

在沉寂的空气中，黄显声慢慢拿上自己的帽子，与追随张学良多年的李英毅副官一道走了出去。

“黄伯伯，给我们带糖回来呵！”隔壁牢房两个天真的孩子挥着小手不停地叫喊。

黄显声忍不住回过头来，无言地举起手中的帽子挥了挥，脚步沉重地走下了看守所外那条长长的石板路……

天色分外阴沉，浓密的黑云低压在山头。

步云桥……

砰、砰砰！两人身后突然响起了刺耳的枪声。黄显声猛地向前踉跄，扑倒在地，胸中涌出的血无声地流进桥下的小溪，溪水渐渐红了。

提着冒烟的手枪，杨进兴迫不及待地冲上去踢了一下尸体，贪婪地从血泊中提起黄将军的手臂，扯下了那只他垂涎已久的金表！

入夜了，黑暗吞食了整个歌乐山的峡谷、峰峦。风在四周的山洞呼号、哀鸣，又窜上山去，盘旋在白公馆的上空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
杀害黄显声后，杨进兴将屠杀名单交值班看守员杨钦典，令其照单分批提人。屠杀开始了！

“冲破黎明前的黑暗！”

“用血的洗礼迎接重庆解放！”

随着狱外传来连续的枪声，难友们都挤在风门洞口大声对话。

“坐下！都给我坐下，不关你们的事！”一大批荷枪实弹的刽子手尾随陆景清和杨进兴，从各牢房窗前匆匆走过，一边恶狠狠地吼叫，一边用电筒不停地射向四处。

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

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

楼下平二室、平四室首先唱起来，雄壮的歌声震荡着这血腥的夜，惊破了刽子手的胆。“不准唱！不准唱！统统给我住嘴！”杨进兴又带人冲下来干涉。然而迎接他们的，却是如飞矢齐集的骂声！吼声！

禁锢了九年的王振华、黎洁霜夫妇被押出了牢房。

夫妇俩同戴一副手铐，各抱着一个出生在狱中的孩子，大的两岁，小的才一岁。这一家人慢慢朝前走。铁窗后面，几十双闪着泪光的眼睛在向他们告别。大家清楚地看见，黎洁霜苍白的脸上没有一滴眼泪，神态异常严峻，象一座莹洁的大理石雕像。

“妈妈我怕，我怕！”到了刑场，年幼的孩子看见凶神恶煞的刽子手，吓得大哭起来。儿子的哭叫声，似钢针扎在母亲的心上！黎洁霜紧紧抱住孩子对刽子手说：“多打我几枪，你们把孩子放了！”

“不行！一齐打！斩草除根！”血红着眼睛的杨进兴夺过孩子，当着父母的面开了枪，黎洁霜顿时晕厥过去。枪声再次响起，一家四口倒在血泊中……

坐牢九年的共产党员许晓轩被提出去了，临行前他郑重地给难友们留下了遗言：“请转告党，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，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仍将这样。希望党组织经常整党、整风，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，保持党的纯洁！”

谭沈明被押走时指着杨进兴骂道：“你作恶多端，人民一定会把你捉拿归案，剥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！”

枪声不断响起，难友们两人一批地被提出去了……

年过花甲的老人周均时，周从化被提出去了……

民革成员王白与、黎又霖被提出去了……

新四军政工干部文泽被提出去了……

四个年轻的山东学生被提出去了……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，刽子手扑到楼下平二室门前，开了锁，电筒闪着寒光。

“刘国钰出来！”狼一样的嚎叫声。

“哈哈……我早就知道有今天，别忙，等我写首诗！”

“少啰嗦，快点！”

刘国钰，这位年青的中共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，与同室难友一一握手告别后走到门边。远处隐约传来隆隆的声响，他猛然悟出，这是胜利的炮声！多么动人，多么接近！他的胸脯起伏着，无法抑制烈火一样的感情，高声朗诵起来：

同志们，听吧！

象春雷爆炸的，

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

他扬头一步跨出牢门，又大声欢呼起来——人民解放了，

人民胜利了！

我们——

没有玷污党的荣誉，
我们死而无愧！

……

“丁地平出来！”

“丁爷爷来了！”粗犷豪放的共产党员 丁地平大吼一声，大步跨出了牢门。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一声巨吼从狱外传进来。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无数声音从狱内应和着他。

松林坡上，刘国鋳面对刀丛，继续高声朗诵——

我们已经胜利了！

郊区可以听见炮声了！

人民解放军马上就可以进城，

今晚我们虽然被杀，

但我们死而无愧！

……

尸坑里……刽子手取下手铐，检查了死难者，又匆匆离去。半夜，不可思议的事出现了，尸堆中一个人蠕动了一下，听了听周围的动静，然后拖着受伤的身躯爬出尸坑，逐渐消失在夜幕里……

五、李泽死死抓住伸进风洞口的枪筒，与刽子手展开了殊死的搏斗……

深夜 渣滓洞看守所办公室换上了特大号灯泡，从男牢楼上，可以清楚地看见所长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狰狞的面孔。由二处赶来的特务也在花园里进进出出，忙不迭地烧毁档案和文件。火光中，魔影在频繁地变幻……

风一阵紧似一阵，淅沥的雨点下个不停，牢房里寒气袭人，昏暗的电灯在走廊上不停地摇曳着。

“解放军可能打到綦江了，不然敌人为啥这样慌张？”

“天亮前更黑暗，大家要提高警惕！”

“准备敌人狗急跳墙！”

毫无睡意的难友们挤在门边，一边观察一边议论分析。

梆梆……岗亭上又传来连续的敲击声，几辆卡车驶到炭坪上。不一会儿，特务看守员李福祥，余相北手拿名单进来提人了。

走了一批，又走一批。吕英、陈俊卿、李明辉、刘石泉、何柏梁等共产党员去了……

黑牢诗人蔡梦慰、古承铄走了……

女牢的邓惠中，陈继贤走了……

“都作好准备吧，下次就轮到我们了！”正观察动静的张学云回头扫视了大家一眼，目光中充满了坚毅。

凌晨2时，正是夜里最冷的时刻，山风呼啸，雨仍没有止住的迹象。忽然，一声口笛划破了夜空的寂静。

“楼上楼下的都听着，楼上的全部下来，女的到楼下八室集中，动作快点，我们要办移交了！”徐贵林扯着嗓子在放风坝上吼叫。

在特务的监视下，男牢楼上楼下全部难友分别关进楼下一至七室，两间女牢的难友关进了第八室中。此时，全看守所尚有近200难友。

“移交给谁？”有同志质问。

“警备司令部杨森，”特务支吾着。

移动完毕，一把把铁锁又锁紧了牢门。

突然，一群手持汤姆式冲锋枪和手提机枪的匪徒冲进院坝，站在每间牢房门口。徐贵林一声口笛响过，枪口对准牢房同时喷出了火舌！

格格格格……哒哒哒……

美制机枪在疯狂地吼叫，无数子弹向牢房内倾泻……

“新中国万岁！”

“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……

口号声、歌声、夹杂着敌人的枪声，响彻渣滓洞内外！

为掩护同室难友向后窗突围，枪声响起时，第五室的共产党员，新闻记者胡作霖陡地挺直躯体，两手紧抓牢门，用他宽厚的胸膛去堵住敌

人喷吐火舌的机枪……

“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，我们站出来你们打好了！”五室的陈作仪同志被打伤了腿，仍大声斥责敌人，声音中蕴藏着深深的愤恨！

哒哒哒哒……罪恶的子弹密集地飞向他的身躯……

第六室里，何雪松强撑起负伤的身体，象钉子一般铆在牢门边，用身体挡住罪恶的子弹。倒下去时，他还用尽最后的力气斥责刽子手：“你们也活不了多久……”

枪筒伸进风洞口嘶叫，呼呼闪着火苗。七室的共产党员张学云从牢房死角猛地跃起，双手抓住敌人的枪筒朝里拖，意图夺枪还击……

与此同时，三室的新四军中原军区 32 团 1 营 3 连 2 排排长，年仅 27 岁的李泽也一个箭步跨到门边，以熟练的战斗动作紧紧抓住伸进来的枪筒，与刽子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夺枪斗争！

遗憾的是，因子弹匣过长，枪筒卡在门框里，不能得手，两人最后壮烈牺牲在风门边。

枪弹一阵猛似一阵，牢房里碎屑飞溅，墙壁如同蜂巢一样，早已密布着无数子弹穿过的洞眼，空气中弥漫着血水的热气和窒息呼吸的火药味。难友们纷纷倒下，鲜血涌泉般流出……

“共产党万岁！”……

枪声中，还不时传出阵阵高亢的呐喊声，这是许多倒卧血泊中的难友最后的呼声。

“停止，停止！”指挥屠杀的徐贵林大声对刽子手发布命令。“停止放枪，全都到后窗去，前面不要站人！”

哒哒哒哒……

枪声从后窗又嚎叫起来，未中弹的难友中弹了，已经牺牲的，身上又贯穿了新的弹孔。

又一声口笛响起，射击停止了。徐贵林又命令：“把门打开，进去仔细检查，挨个给我补枪！”

砰砰，砰砰，枪声又从满是硝烟的屋里响起。

“我是小孩呀！……”13 岁的流浪儿蒲小路满身是血从地下爬起

来，声音中带着恐怖。“该死的小共匪，给我打！”徐贵林一声令下，枪声响起，小路再没有了声音。

当敌特打开全是女难友的第八室时，两个年幼的小女孩——“卓娅”和“苏菲亚”正在尸堆中爬来爬去寻找母亲（他们的母亲左绍英、彭灿碧已经牺牲）。身受重伤的罗娟华感觉到了孩子的哭声，她挣扎着艰难地向孩子爬去，想用自己带血的身躯把孩子掩护住。一寸，一寸，然而，当她刚移到孩子身边时，灭绝人性的刽子手竟端起冲锋枪对准罗娟华和两个孩子，打了满满一梭 50 发子弹！

50 发子弹……连床都剧烈抖动起来！

……

补枪完毕，门重新锁上。除几人在走廊上巡视外，其余的刽子手争先上楼，到各牢房搜寻值钱的衣物，并将可供燃烧的木柴堆积在楼下，泼上汽油后纵火焚烧。

霎时间，烈火腾空，浓烟滚滚，整个渣滓洞在燃烧。

火光中，各牢房还活着的人（因解放军的神速进军，刽子手忙着逃命，对屠杀的执行比较慌张，所以仍有部分同志未中弹）从尸堆里站起身，打烂燃烧的牢门，带伤冲出牢房。

火光暴露了突围的人们，滞留在炭坪上的匪徒立即射击起来。冒着纷飞的弹雨，突围者以最快的速度奔向狱中厕所旁的围墙缺口。冲在前面的部分同志跳出缺口后迅速分散脱险，而后面的人却被匪徒重新堵住。在反复搜索和扫射下，又有 18 人倒在血泊中……他们有的衣服着火未扑灭即遭枪杀，倒毙在围墙边，尸骸呈现烟熏的乌黑色。有的倒在水坑边，眼睛大睁着，张开的嘴仿佛要喊完他那一句没有完结的口号……

大火焚烧过的渣滓洞男牢房，堆满了一堆堆乌黑的焦炭，手和脚被烧成了灰烬，只剩下一小方躯体和烧得脱离了躯体的头……

六、囚车停下后，黄细亚首先被刽子手推下车，接着，枪声响起……

11 月 29 日一大早，重庆市区已可清晰地听到南岸传来的炮声，这